

# 捕魚的人



樹 茂 著

樹 茂 著

# 捕 魚 的 人

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濟南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集了十三个短篇小說，題材广泛，內容丰富多采，从不同角度，歌頌了祖國的新面貌。

“捕魚的人”，通过一个在海汛中大协作的故事，說明过去由于私有制度的禍害，使同行成了冤家；是公社化的光芒，照亮了捕魚人的心，今天他們变成了亲密的朋友。“小會計”写的是一个刚踏进生活大門的小女孩的故事。她还不懂得劳动的全部庄严的意义，她还貪玩，甚至因为疏忽差点儿犯了錯誤。但更为动人的是她对于錯誤的勇敢、积极糾正的态度。在党的亲切帮助下，她终于闖过了前进道路上的小波瀾，大步前进了。

其它几篇，有的反映了合作化初期社員之間的关系（牲口的风波）；有的描繪了立志献身于祖國園艺事业的姑娘（園艺姑娘）；有的歌頌了敢想敢做、干劲冲天的青年社員（新女婿、光荣的烙印）；有的是祖孙两代忘我劳动的跃进故事（爷爷和孙子）；有的則頌贊了碼頭工人的优秀品質（搬家）。

## 捕 魚 的 人

树 茂 著  
陈 輔封面設計

\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經9路警察大街）

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

\*

書号：3144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張 5 5/8·插頁 2·字數 125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100

統一書号：T 10099·814

定 价：（6）0.60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牲口的风波·····     | 1   |
| 园艺姑娘·····      | 10  |
| 小会计·····       | 21  |
| 玲玲的心事·····     | 36  |
| 两个女人的命运·····   | 41  |
| 新女婿·····       | 69  |
| 光荣的烙印·····     | 79  |
| 評級·····        | 91  |
| 漁家兄弟·····      | 99  |
| 爷爷和孙子·····     | 111 |
| “7”号和“1”号····· | 133 |
| 捕魚的人·····      | 142 |
| 搬家·····        | 166 |
| 后 記·····       | 177 |

## 牲口的风波

### 一

天晌午了，老李头在家坐不稳、蹲不住，不断地抬头看看日头，望望牲口回来没有，三等两等也不见一点影子，他又急又气，骂了几句，干脆回到屋子里闷闷地抽起烟来。

老李婆今晌午蒸的窝窝头，她掀开锅盖，热气象大雾一样把三间屋子笼罩起来了。她先用指头擦了擦，接着吹了吹手，就拿了一个窝窝头给老头说：“天到这个时候了，还不吃饭！”

老李头冲着老婆子把眼一瞪，火刺刺地说：“你呀，就象个三岁的孩子，管什么事不知愁，今天的牲口又不知叫二棍子使成个什么样子？……”他这时候满肚子火气都发泄在老婆子身上。

老婆象迎头挨了一棍似的，气得把窝窝头往锅里一扔，说：“我这出个好心，赚块驴肝肺，不吃拉倒，今天牲口，明天牲口，不知为那牲口操多少心。”

老李头听罢，狠狠地瞪了老婆子一眼，甩身走到院子里去了。

南大埠那二亩一分地，一头晌挂尖总算被二棍子耕完了。他躺在地头树荫下歇了歇，消消汗，肚子饿的吱吱直响，才牵

着牲口往家走。他走了几步，觉得腿弯子发酸，回头一瞅，立刻找出个窍门来，一迈腿骑到驴背上，恁得笑谜谜的，把脖子一伸，就扭着嗓子唱起来：“昨晚儿做一梦……甚是奇怪……我梦见一顶花轿来把我抬……小二姐……”牲口一跛一颠走不快，他喊着“咳，咳”，手里鞭子一晃，把牲口惊得往前一窜后腿一踢，他差点一个跟头摔下来。

二棍子骑到老李头的屋山墙头，往下一跳，喊道：“老李头，牲口回来了。快点！”

老李头从院里急忙走出来，一看，驴身上出的汗象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驴脊梁可以看出用鞭子打起的一根根“地瓜壠”，刚才二棍子骑的痕迹也很清楚，牲口膀子被磨得血丝丝的，耷拉着头，有气无力地直喘……。他全身热汗一炸，伸手夺过缰绳，火刺刺地说：“二棍子，我反正看透你的心思了，牲口不是你的，使坏也不要紧……”他随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二棍子裂着嘴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你可别这么說，我今天干的是‘小包工’。要少干了連标准分也挣不够，使你个熊牲口別整天唧咕唧咕沒有头，如今是合作社不分你的我的，你別还那么死脑筋啦，……嘿嘿嘿！”

老李头脸上挂着血絲，脸绷得很紧，气冲冲地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，反正牲口不会說話，要是个人，死了也非到‘閻王爷’那里告你一状不可！”

二棍子谜谜着眼，摆摆手：“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少来这一套，快拉家去喂一喂，吃过飯还得干嘛！”說着，他就一溜子歪斜走了。

老李头給牲口拌上合草，狠狠地加上一瓢料，可是它連聞也不聞，只“呼嚕、呼嚕”地喘着粗气。他又把它拉出去凉凉汗儿，家去拿两个黄窝窝头，捏碎了，放在驴槽里，牲口只聞聞，

摇摇头，还是不吃。老李头站在馱槽头上，只是干发急，没有办法。老李婆正喂鷄，回头一看，牲口槽又有黄窝窝，她气冲冲地说：“老东西就不知日子怎么过，弄点粮食光‘填换’那匹牲口就行了。”老李头气上加火，说：“你这个老婆就是怪，把粮食给那些猴头鷄吃不心疼，给牲口吃点你这就上眼啦！你当咱养个毛馱子容易吗？这是全家老少起五更爬半夜换来的庄稼本啊！”老李婆不服气地说：“不养这个馱倒好，养了净结冤家。”

老李婆说到老李头的心疼处，他苦恼地长长叹了几口粗气，瞅着牲口发呆。

## 二

二棍子歇过晌又蹣跚蹣跚去拉牲口，老李头撇了撇胡子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二棍子，算了吧，我的牲口你再不用想使，他妈的，牲口给使的不吃草、不吃料，被你累病了，还来想好事……”

二棍子眯着眼道：“病了？真巧，你有啥说啥就行了，别顶着个‘花岗岩’脑袋，梦见风就说雨，社里的规矩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要不服从咱去找主任请示请示！”

老李头冲着二棍子走了两步，把脚一蹶道：“你他妈请示老天爷我也不管，反正不能拉！”

二棍子一看没办法，一溜烟就跑去找副主任李锁去了。

社办公室门前，人乱哄哄的，李锁象点兵一样地在调拨劳力，走一帮，来一帮，这帮问干什么活，那帮问上哪坡，李锁手忙脚乱正忙的不可开交，这时，二棍子张张罗罗跑过来，擦了把汗，带着惊慌的气色说：“副主任啊，赶快的吧，你不是盼

咐我去耕地嗎，老李頭不讓拉牲口怎麼辦？”

李鎖板着脸，瞅着二棍子道：“你也來跟着趁熱鬧，他為什麼不讓拉牲口？”

二棍子把左脚往前一出，兩臂一盤，眼皮睜了几下，仰着脸，不在意地說：“咳，咱光知‘姓為’，就不知叫‘為什麼’，聽說就因為我今晌午晚回來十分鐘，他說：‘牲口連干這幾天，好歇歇啦！’反正我看透老李頭的心思啦，不想在社蹲長遠了……”

李鎖一听就生了氣，又瞪了二棍子一眼，發問道：“真的嗎？”

二棍子歪着脖子裂着嘴，說：“副主任啊，你說，我還能撒謊？你怎么不相信社員哪！天這歇了，趕快幫我拉出牲口上坡吧！”

李鎖皺了下眉頭說：“他媽老李頭真‘頑固’，他就不想想，等兩年來了拖拉機那小毛驢子還好干啥？他就看見鼻尖子下這點，入社還那么自私自利，都象他那樣哪年也奔不到社會主義！入社嘛，什么都得服從社的調動，這……”他的嗓門越來越大。

二棍子得意地接着說：“是啊，副主任，你說的一點也不差，這老头呀，老腦筋，非開他的會不行。”

社主任王生，正在辦公室內學習上級關於“正確處理牲畜入社問題”的指示，李鎖和二棍子剛才的談話他听个一明二白，他知道李鎖是个爆竹脾气，二棍子也不是什么老实人，他赶忙出去劝阻道：“老李，性子別那樣急，慢慢了解了解再說。”他又轉向二棍子：“二棍子，你可別撒謊，老李頭真是為了晚回來十分鐘不叫拉牲口嗎？”

王生的話剛落地，李鎖不服氣地說：“這個还用了解，老李

头从来就自私自利，他这个老脾气誰还不知道。”

二棍子也在一边帮腔道：“主任啊，你可別冤枉俺啊！”

王生笑了笑，接着严肃地說：“二棍子，你今晌午耕地回来騎在牲口上洋洋得意，我招呼你，你連声也沒回，你干活只为自己掙工分，不管牲口死活，硬打一个門，我能是冤枉你嗎？”

二棍子一听揭了他的底啦，臉刷地紅了，往后退了两步，吞吞吐吐地叫喚道：“別說这些啦，別……”他又朝向李鎖探探头說：“李主任啊，日头好回老家啦，咱是小包工哪……”

李鎖沒好气的說：“今过午不耕了，你先鋤地去吧！”

“好！好，反正我服从分配！”他发着冷笑，連头也沒回，一溜烟跑了。

李鎖耷拉着头，看着脚尖，一声不响。王生拍着他的肩膀說：“老李，不能盲动，目前社里的牲畜报酬和管理方法存在許多問題，象老李头这样戶不滿，我們必須研究合理解决！”他停了停，又瞅了瞅李鎖的神色，接着說：“好吧，你也該上坡了，我去看看老李头到底是怎么啦！”

### 三

老李头牵着牲口正在沟崖上来回踱躡，他不住地用手摸摸油滑的鬃毛，毛驢子象懂人事似地点点头，摆摆尾巴。

忽然，东南风颼颼地刮起来，风越来越刮得厉害，老李头赶紧把牲口拉到門前背风的地方。

王生匆匆走过来，冲着老李头溫和地說：“李大叔，牲口病了嗎？”

“哦，是啊！”一提起这回事，老李头就觉嗓門发辣，他气呼呼地说：“这命不好的馱子，摊上这个好主人，不病等什么？”

王生往前靠近一步，輕輕地摸着馱肚皮，眼瞅着老李头說：“李大叔，这都怨我领导的不好，象二棍子这样的人，我没抓紧，今后这事咱大伙得好好討論討論。”

不知怎的，王生这一說，老李头一时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。但他想：“丑媳妇不能怕見公婆，有話总得說到当面。”他的脸一会青，一会白：“王主任，咱有話說到明处，成立社时候口口声声說什么‘互利’，可是現在牲口在社里就象沒娘的孩子，爱怎样就怎样，高兴了就打巴打巴，而草料还得自己管着。要这么‘互利’法，‘互’二年还不把我‘互’踢蹬啦？不行，我，我得……”他的脸更青白了，嘴唇也发抖了。对“退社”两字到舌头尖了，但怎么也吐不出来。

风突然刮得更厉害了，从东南方向堆起一堆一堆的黑云。云象厚厚的被子一样，把太阳蒙住了。

王生看看天，瞅瞅老李头的脸，发急地說道：“大叔，关于牲口問題，一定好好研究研究，叫誰都不吃亏！来，把牲口給我，治病要紧！”說着，他接过韁繩，牵着就向李村兽医站走去了。

老李头看着王生的背影，暗暗地在心里和自己抬了一頓杠。

#### 四

王生牵着牲口到了兽医站，經过大夫的診断，給它灌了付药，打了两針，牲口立时“精神”起来，他本想再吸袋烟，歇

一歇，但一看天，雨快上来了。

天越来越暗了。

“唵隆隆隆隆……”震耳的沉雷天崩地裂似地响起来了。

王生急急走着，心想，“唉，还有三四里啊！要是现在下……”说下就下，象铜钱那么大的雨点子从天上掉下来，打在牲口身上，……牲口被打的后腿乱蹦，他，一面怕牲口受淋会病得更厉害，一面怕老李头看见牲口淋得这个样子心里更难过，更生气。他正急得不知怎样才好，忽然想起自己身上披的蓑衣来。他急忙把蓑衣脱下来，盖在牲口身上。他又仔细看看，驢膀子那块磨破的伤口被淋得血渍渍的，牲口痛得肉直打颤，王生心里一酸，又赶忙脱下夹袄，搭在驢膀子上。

雨越来越急，王生深一步、浅一步，在泥水中吃力地走着……

老李头在家里，转过来，转过去，站也不是站，坐也不是坐，心里又急又担心。“坏了，这回毛驢病上加淋，非见阎王爷不可……”他猛地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雨嘩嘩地一刻不停，他仿佛看见自己的牲口被淋得象水鸡一样……

“快点，拿蓑衣来，我去看看！”他急呼呼地吩咐着老婆子。

外边的风更大，雨更紧，象千军万马奔腾一样地嘶叫着。老李头心里象火烧一样，这时他仿佛连王生的呼喊声和牲口鼻子“呼噜、呼噜”的气喘声也听见了。

“大叔！大叔！”老李头听见王生的声音，又惊喜又害怕。他忘记了地上的泥水，扑腾扑腾地跑出去，连泥带水溅了一身。“王生，王生，牲口……”他一看见王生楞住了，王生身上穿着一件小褂，仅仅是一件小褂，被淋得象水鸡一样，冻得面皮焦

黃。老李头急忙接过韁繩，帶着不安和心疼的意味說：“王生，王生，你癱了，看把你淋的。”

王生擦擦臉說：“大叔，我年輕，淋淋沒啥，可牲口……”他看了看老李头不过意的神情，不知說些什麼好。

老李头把毛驢子往栏里一赶，又仔細看了看毛驢子除了四條腿外，身上一点也沒濕，并且自己呼嚕呼嚕吃起草來。

王生把小褂扭了扭水，又把夾在胳膊窩里的一付葯遞給老李头說：“大叔，這是大夫給的葯，明天早上給它灌上，保准就全好了。”

老李头瞅着王生，发呆地說：“牲口已經吃草啦……”

老李婆朝着老头說：“社里要是都象他大哥那樣，还用你操什麼心。”

王生道：“牲口是咱社里的，誰都得關心。”

風、雨漸漸停止了。田野里的苗儿格外显得壯实，孩子們在街上玩着水。

王生看看天，已經快黑了，他站起來說：“大叔，就这样吧，今晚开社委会研究牲口問題，你有什么話要說，我帶到社委会去……”

老李头看看王生說：“主任，还有什么要說呢，有你給我代表，怎么办怎么好！”

## 五

雨后的晚上，被雨水洗过的天空，显得格外晴朗。第二天，会上大伙一致通过了社里使用牲口要記分、合理的補貼草料的办法。并且又訂下了愛畜公約。

二棍子的事也全都被揭出来了，大伙狠狠地批评他一頓。  
二棍子也在会上作了检讨。

会后，老李头特别找着王生，握紧了他的手说：“主任，你想的太周到了，象这样还分什么你的牲口我的牲口。”

一九五五年五月于锡哥庄

## 园艺姑娘

暖洋洋的春风一吹，老虎山上下，各种各样鲜艳的果树花就到处开放了。

老虎山村的人们，今年的生产劲头格外足，还没踏进三月门，就给果树追上肥，打了一遍药；接着，就动手搭防风架，防止来了大风刮断树枝，损坏果树花儿。

早晨，东方刚刚泛出一片淡淡的桃红色，园艺队就在村东头关帝庙前集合，准备到果园去。人还没有齐，大伙都在吸着烟，啦着闲话等着。生产队长陈俭老汉嘴里衔着烟杆，仰着脸瞅瞅太阳，一看时候不早了，赶紧把烟锅往墙上一磕，插在腰里，随手拿起广播筒，提高嗓门大声呼唤道：

“喂！——队员们注意啦，上坡的时间到了，快出来吧！娘们也注意，要及时供应早饭呵！”

声音在村子上空响着，传到大家小户每一个人的耳中。这时，从西村头忽然跑出一个小姑娘来。

这个姑娘叫招小美，刚从高小毕业不久。她今年不过十六岁，那孩子气的圆脸上，闪动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；眉毛细长

长的，十分秀气，小嘴总是那么微微的张着，看来老象在对着人笑。她穿的一件蓝底红花夹袄，象满园盛开的果树花一样。

招小美从小就热爱果园。高小毕业后，别人都希望上中学，她却一心想当个园艺家；电影“米丘林”的故事使她完全着迷了。在学校时，她最乐意和同学们到果园里游玩；假期里，她也欢喜跟着爷爷到果园里给他当助手，干些零碎活儿；夏天的晚上，她常常跟爷爷坐在果树林里，燃起山胡椒蔓子，在淡淡的青烟和清柔的月光里，听爷爷讲果园里的一些美丽的传说。……

“小美，又来帮我们记工、念报吗？欢迎！哈哈哈……可是这几天的工分都记完了，你还是在家歇着吧！”陈俭站起来笑呵呵地向她打招呼。

“不是。”招小美看了他一眼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用脚踢着道旁的小石头，羞涩地说，“我也要加入园艺队，学技术，当个正式队员。”

“啊呀呀，大伙都听听，才摘奶几天的孩子也要学技术、当队员，顶我老把式的‘行’啦！嘿嘿嘿，可别和我闹着玩儿啦！”

陈俭老汉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招小美一听，心里就急了，脸上也泛起一片红色，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老爷爷，我不是和你说笑话哪，是真的。你不知我这几天的心事。再说，干活不论大小，你不知我的思想啊，从小就下了决心，要到果园做个园艺师，象米丘林那样，……”

陈俭老汉不等她说完，便大笑起来。接着，捋了一把花白的胡须，把两臂一伸，对大伙嚷道：“唉哟哟，大家都听听，真是世道变了，如今吃不愁、穿不愁的孩子，也有起‘心事’来了。还有什么‘思想’啦，‘决心’啦，全是好听的名词……”接着，他把脸又转向招小美，继续说：“小美，你可别打扰我啦，

果园里是大人干的活，你没看见那些大闺女都不行，你呀，你还小，不懂事，就更不行了。你才穿了几条封裆的裤子？要是真到果园干活，保你不上两天就累坏了！嘿嘿！……”

“老爷爷，我问问你，你是从小就会修理果园技术的吗？你就一眼看定我学不会了吗？你没看见报纸上说，妇女也能开飞机、开拖拉机，我长大了什么都能干哪……”

“你还小……我还得去干活哩！”陈俭老汉说着，领了社员就走了。

招小美一个人站在那里，楞楞地望着他们的后影，终于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。

## 二

招小美回到家里，闷闷不乐的一声不响。小花猫象懂人事似的，叫唤着从旁边跑过来。她抱起小花猫，抚摸着它那厚厚的绒毛，想着想着，泪花儿不觉又巴答巴答流了下来，落在小花猫的身上。

“小美，怎么啦？”招大娘看着女儿不高兴的样子，一对眼睛又是红红的，吃惊地问。

“陈俭老爷爷不要我加入园艺队。”她委屈地说着，眼里又被泪花儿糊住了。

“不管怎样，生闷气有啥用？有话慢慢说嘛。再说，陈俭不准，也可以去找社长商议一下。”

招小美一下来了精神，立刻冲出门去找社长了。社长说，等和陈俭老汉研究一下再答复她；并对她说了几句鼓励的话，这才使她有了点盼头。

她正等得不耐烦的时候，一天过午，招小美在街上碰见了陈山叔。他告诉她，陈俭老汉已经同意她进队去试一试，当个“候补队员”。招小美听到这个消息，惊喜得简直要跳起来！她也沒和陈山叔招呼，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家跑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媽媽。

太阳刚下山，她就张罗着睡觉，临睡时还不放心地对媽媽說：

“媽，你明天一定要早点叫我呵！”

“知道哩！”招大娘从米是最疼爱孩子的，她这几天看着女儿沒精打采象掉了魂似的，自己心里也为她忧愁。这晚上，她看見女儿能参加园艺队当“候补队员”，精神愉快了，自然也很高兴。

### 三

清晨，柔和的阳光照耀着大地，原野里的草棵上滚动着閃亮的露珠。随着一阵晨风吹来，那花海似的老虎山，象波涛般的起伏，散播着浓郁的花香。布谷鳥一声声婉轉地欢叫着，从天空掠过，林子里的百鳥，仿佛在欢唱这个美丽的春天……

陈俭老汉领着园艺队员在通往果园的大路上走着，招小美紧跟在后面。前天刚落过雨，道路还没干透，踏在上面又松又軟，她高兴得連身子都好像輕了似的，口里哼着歌儿，真想飞起来。

队员們一路說着笑着，很快就到了苗圃地——这是前年全村互助組联合培育的果树苗子，方圓有五亩，里面有杏子、桃子、苹果、山里紅……矮矮的树棵，数不清有多少畦子。

陈俭老汉把接树工具往地上一摆，照例按上鍋烟，嘖嘖